



□張瑩

劇集《長安十二時辰》之後，馬伯庸另一部長安系列劇集作品《長安的荔枝》播出，有了上一部的精彩呈現，這部劇讓觀眾充滿期待。

優秀小說是影視劇創作的根基。看過《長安的荔枝》小說，感叹馬伯庸真的是會講故事的作家，杜牧的一句古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讓他寫出長途跋涉從嶺南把鮮荔枝運到長安的故事，小說寫得跌宕起伏、妙趣橫生。然而七萬字的篇幅，要改編成40集長度的電視劇，還是會有很大難度。

和《長安十二時辰》的改編不同，這次《長安的荔枝》由小說作者馬伯庸親自擔綱編劇。劇版增加了李善德的妻子鄭平安（岳雲鵬飾）一角。鄭平安與李善德同時下嶺南，不僅以偽造的身份出現在嶺南刺史府，身上還肩負着扳倒右相的朝堂重任。

雷佳音和岳雲鵬的姐夫妻舅組合，讓這部劇故事線不再單一，相較于小說，算是大改。從已經播出的十多集觀眾認可度來看，《長安的荔枝》爆改得還是非常成功的。岳雲鵬塑造的鄭平安，從人設、語言都非常鮮活，和雷佳音窩囊廢人設相交，碰撞出很多有情



節張力的戲劇衝突，增加了輕喜劇元素，岳雲鵬不愧有著深厚的相聲表演功力，他舉重若輕地抖包袱，相較於雷佳音，一點都不弱。

“爆改”不是“魔改”。《長安的荔枝》雖然在原著基礎上有很大改動，給我的感覺是一點沒有降低原著的故事性和文學魅力。比如李善德去了嶺南，和當地官員討論鮮荔枝進貢事宜，李善德說：

荔枝易腐，離枝三日即壞。趙掌書聽完認真解讀：我們在嶺南，趁着天高皇帝遠，在大肆腐敗。李善德又說：要么得償所願，要么以身殉職，現在是背水一戰，不成功便成仁。趙掌書繼續分析：說明他來嶺南已經做好了必死的決心，想用腦袋來試探我們。

這段精彩場景，雖然是之於鄭平安要扳倒右相增加的情節，仍然很有馬伯庸文字魅力。趙掌

書的理解過程堪比語文考試的閱讀題：邏輯嚴密，思路清晰，但“過程全對，結果全錯”。

文學表達和影像表達有很大差異，尤其是有眾多書粉的作品，更要對作者描述主人公命運的初心，進行深度還原。不久前剛剛熱播的《親愛的仇敵》，在這方面做得並不好。很多觀眾對陳妍希扮演的陳凱西對出轨老公的包容和忍氣吞聲意難平，但在小說中，陳

凱西的丈夫陳勉這個人物更立體，他在大學期間和陳凱西相戀，導師做幾千萬的項目，只給幫他做項目的學生很少的報酬，很多同學忍受不了不做了，而陳勉堅持下來，他的理由是跟着老師能學到經驗、得到人脈，這為他以後的成功埋下伏筆，這曾經是一個努力又有心機的男人；而陳凱西和陳勉從校園到婚紗的愛情，原作也描繪了陳勉的擔當，陳凱西被老師騷擾，陳勉得知後揍了那個老師，導致沒有拿到學位證，陳凱西很擔心，陳勉說沒關係，不耽誤掙錢。小說中，陳凱西猶豫要不要走出婚姻的理由被充分鋪墊，但劇中似乎淡化了陳勉的立體性，一味把他刻畫成花心渣男。

好的文學作品遇到好的編劇，才能開出美麗的花。

《長安的荔枝》增加的鄭平安這個角色，很顯然意在使這部劇更加豐富，一條線追荔枝，一條線扳右相，“冤種郎舅”組合在荒謬的環境中，生存之道有心酸有溫情。

不過最不能讓我理解的是李善德夫妻感情線被刪掉。劇版將李善德的妻子錦娘改寫成了早早病逝，女兒袖兒成了唯一軟肋，李善德從“守護全家”的丈夫成了“為女搏命”的單身父親，不但讓人對他把女兒獨自一人留在長安產生質疑，還因書中夫妻情投意合、大唐女性堅韌智慧的表達缺失而讓人可惜，妻子那句“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長安”，是多少書粉心中的高光台词啊。

□胡婷

迪士尼近年的真人改編電影，常常引發關於還原度與創新生性爭議，而《星际宝贝史迪奇》悄然上映却得到了許多好評，這部作品承載着許多觀眾的童年回憶，626號實驗品回來，人們又想起了多年前刮起的那場“藍色風暴”。

真人版電影《星际宝贝史迪奇》是對動畫版電影的一次充滿誠意的銀幕復刻，從視覺還原、選角考量、場景氛圍和脈絡細節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這次迪士尼動畫改編的用心之處。史迪奇形象的改編是這部影視覺還原的精髓所在，它那標誌性的藍色身體和比例夸张的大耳朵與利爪，經由精良的CG技術躍然於觀眾眼前，靈動的眼神、頑皮的神情，无不增加了“史迪仔迷”對它的喜愛程度，充滿質感的毛發光影下也呈現出令人信服的立體觸感。

飾演莉羅的小演員瑪雅·凱洛哈，不僅在外形上高度貼近動畫原型，其倔強的眼神、對“家人”的執着信念，乃至與“626號實驗品”初遇時那份混合着驚奇與喜愛的純真反應，都精準復刻了那個深入人心的夏威夷女孩形象。電影整體的場景搭建，也能够還原出動畫片曾帶給人们的夏威夷記憶，莉羅和姐姐蘭莉共同生活的色彩明麗、充滿熱帶風情的小屋，屋內看似雜亂却溫馨的陳設，窗外搖曳的棕櫚樹與湛藍海天，都對應了觀眾對於夏威夷風情的朦胧想象。史迪奇墮落的戲劇性開場，莉羅收容這“危險小狗”的溫馨瞬間，電影里的關鍵情节、标志性台词乃至角色間充滿童趣的互動模式，又让人们彷彿回到了多年前第一次看“史迪奇”動畫時



的場景。

《星际宝贝史迪奇》講述的故事很簡單，在地球上被視為異類的女孩莉羅與在星际間被當作“失敗實驗品”的怪物史迪奇，在命运的牽引下相遇，又在姐姐蘭莉的包容與耐心守護下相互靠

近，彼此接納，最終建立起深厚的情分，成為了一家人。

兩個孤獨者的相遇總是迷人的。在遇見對方之前，莉羅和史迪奇各有各的孤獨與困境，莉羅的父母雙亡，被周圍的人當做怪女孩，姐姐苦於在謀生中掙扎，很少

有陪伴她的时间，因此她感到孤獨、无助，遇見流星時許下的願望，也是希望能夠有一個可以陪伴她長大的朋友。相比於莉羅，史迪奇的孤獨更為本質和殘酷，它是被製造、被編號、被追捕的“626號實驗品”，從未被當作有情感的生命看待，命运賦予它的，只有破壞的本能與無盡的逃亡。在寵物收養所，宇宙中的兩個微小存在第一次相互凝視，却產生了強烈的化學反應。在莉羅眼中，史迪奇不是怪物，而是一只與眾不同的小狗。在史迪奇的緊張無措里，第一次有人用溫暖的臂彎擁抱了它。

從“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開始，莉羅和史迪奇開始了一場雙向救贖。莉羅給史迪奇起了名字，終於不再是“626”這樣冷冰冰的編號。莉羅也給了史迪奇一個溫暖的家，終於不再是柵欄林立的牢籠。莉羅以孩子獨有的固執與包容，教導這個“破壞之王”什麼是“Ohana”（家人）。史迪奇則報以更大程度的正向改變，一雙極具破壊性的利爪開始笨拙地為莉羅擦去眼淚，毀滅的本能也被轉化為保護莉羅的力量。史迪奇學會了如何去愛人，強霸博士最後說服它、想要帶走它時候，用的理由也是“如果你待在莉羅身邊可能會帶給她更大的傷害”。而莉羅，在教導史迪奇成為“好”的生命的同时，也找回了自己的聲音與價值，她不再是被排斥的“怪胎”，而是一個被需要、被依賴的大姐姐。孤獨女孩和星际生物的陪伴與救贖，為這部電影帶來了溫暖的基調，在快速切換的視聽效果中留下了一絲感人至深的愛的心意。在奇幻的星际冒險中，電影其實照見了人類最深的渴

望，被全然接納，被堅定選擇，並因這份羈絆而蛻變為更好的自己。

相对于個體的孤獨狀態，“家庭”“羈絆”“陪伴”的觀念重新得到強調。電影提出了“Ohana”的概念，即“家人就是永不放棄，永不遺忘”，這一觀點並不是將責任作為枷鎖一味強調“家人就是要奉獻”，而是強調以愛為連接的自由選擇。對於姐姐蘭莉而言，她回到海島上承擔起照顧莉羅的生活責任，面對妹妹的很多古怪行為以及收留史迪奇後帶來的巨大麻煩，她始終以包容的心态理解莉羅、保護莉羅，這是她深愛她的家人的表現，也是她以成年人的清醒做出的選擇。莉羅和史迪奇更是主動選擇成為家人，又以家人的名義相互守護，永不放棄。莉羅和聖埃克絮佩里筆下的小王子很像，他們都有孩童純粹的頑固，小王子擁有一枝玫瑰花就向全世界宣告“他是我的玫瑰花”，莉羅擁有史迪奇之後也向整個宇宙宣告“它是我的小狗”。莉羅不顧史迪奇造成的破壞，也不顧旁人的質疑，始終堅定地保護它、教導它、接納它。而史迪奇也在莉羅無條件的接納和教導下，理解了歸屬與愛的概念，戴上莉羅給的項圈，自願接受了這份“永不放棄”的羈絆。

在合家歡的結局下，電影傳達的是一個傳統的觀念，個體的無拘無束帶來自由也帶來孤獨，在愛的連接下，人們能夠找到歸屬，無論是否有血緣關係的加持，人們都能“永不放棄，永不遺忘”，心靈緊密連接在一起，感受“家人”之間歡樂的相處與陪伴。

（作者為山東師範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研究生）